唐餘紀傳

唐餘紀傳卷第三

吳興陳霆脩

國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中主第六子初名從嘉冊皇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從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交泰四年遂立爲太子中主南遷太子留金陵監國嚴續殷崇義相夾輔張洎

主殂奏六月中主殂于南都太子嗣立于金陵居喪哀毁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聖尊后、、不稱太避其父泰章諱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徙信王景遏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封弟從鎰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景邃子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秋九月

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閤門
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中主內附于周其在本
國仍用帝者禮至是一遵宋制不復建元稱國
主于國中易紫袍以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
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于宋泉州
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留從效卒子紹鎡自稱
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于金陵
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

入貢于宋是月宋放我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
月遣水部郎中顧彞入貢于宋
乾德元年春正月宋主遣使來餉羊馬橐駞三
月宋出師平荆湖遣使往軍前犒師夏四月泉
州副使陳洪進廢留後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
來告詔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宋主來索顯
德間將士在江南者令還中朝及令楊州民遷
江南者還歸故土十二月表請罷免不名
宋主不允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自後銅錢遂藏靳弗出諸郡積餘至六十七萬緡民間止行鐵錢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命吏部侍郎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宮涖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子仲寓爲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冬十月甲辰仲宣卒國后周氏巳

寢疾哀傷增劇遂亦卒十一月宋遣作坊副使
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
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主
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遣龔慎儀使南漢致書約與
俱內附于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
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院內殿召對咨

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宋主餉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周氏爲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左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宋主滅南漢屯師漢陽通國

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于宋有詔入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艤于荆南請密往焚之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藝文院樞密院為光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及金陵宫闕皆設鴟吻中主雖奉職貢于周其[illegible]如故後主繼立遇中朝使

至荆去之使還復投至是遂去不復用諸弟[illegible]王者皆降爲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國

閏月癸巳宋主命我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之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主入朝也是月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如宋謝從善爵命延魯至宋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宋遣翰林學士盧多遜來示欲興師意五月遣使上諸願受封冊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

書歷詆公卿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善朝議謂佑意起於李平乃命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遣使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默不應九月丁卯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國主同閱犧牲因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使決可否以復命於是辭以疾且曰臣事

大朝負全宗祀今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三
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
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
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
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
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一
月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
斤仍遣起居舍人潘慎脩貢買宴帛萬疋錢五
百萬繕城聚糧大為守備閏月宋師拔池州於

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犯常潤州使貽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宋師次釆石磯作浮梁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桃花水及宋師至而水皆縮小人咸異之自宋師攻城軍旅之任專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遂書警奏日夜狎

至元瑀等屏不以聞宋師已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內庭尚不知也初南唐有國自侍衛諸軍外別有義軍生軍新擬長山凌波義勇自在排門白甲等軍凡九等至是驅使捍禦皆不可用至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六月宋師及吳越兵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事聞收其家誅之吳

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率師十五萬入援兵敗焚死外救遂絕金陵益危初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病者弱死者相枕籍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兩遣皆不報冬十一月晝晦乙未城陷將軍呙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待盡兵至死之舉族就死無去者右內史侍郎陳喬入見請同死社稷不得命退自縊死後主乃率司空知左右內

文事發崇義寺肉袒降于寢門明年正月赴至宋廷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暴卒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嘗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稟純孝孜孜文學虛懷接下賓禮大臣傾心中朝唯恐不及加以留神著述勤於政理至於書繪皆造精妙然所短者酷溺竺乾之教果於自信以是上下弛惰奸宄得行忠讜見斥國用日

歸貢奉不充越人乘危遂爲敵國又求援北虜行人泄謀兵禍遂不可解矣雖然曆數有歸將當混一於斯之際雖使先主君國齊丘運謀亦必北面係虜況於後主之君臣哉嗚呼茲可長太息也矣

論曰後主於宋頻煩朝貢奉事大之禮不爲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戰不爲不恭願受封冊求延宗祀乞哀之誠不爲不切使周世宗之[illegible]待必恢弘君度矜其盡礼而諒其無罪雖

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斷滅其祀嗚呼何李氏所丁之不辰也自古帝王正統傳之三代之後惟漢晉唐宋得全稱焉餘則皆閏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紹其統而殄其世其視蜀之存杞宋霄壤懸矣且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與其存亡許其執義宋於此曾不顧念豈天下義盡獨夷狄能知哉借曰卧

榻之側雖容鼾睡歟嘗其哀鳴之頃豈不能捐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徙爲庸城建爲方國使之事守少延宮使粗僃存神尭之一脉俗有宋之三恪三載則玉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儷古不絕顧亦何遽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視均僭僞罔論其曾雜而滅之惟恐不亟繼則錮之于私第預之以非命如是滅國不其甚歟此謂三代而下仁厚爲國者莫宋氏若觀此舉措去仁厚

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渦阜亭進師之際遣十臣于虜庭求封小國哀鳴雖勤而虜卒不許厓山帝昺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曾何爽也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爲監矣

唐餘紀傳卷第三

唐餘紀傳卷第四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一

宋齊丘字子嵩其先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傳節度洪州誠為之副已而卒官因家焉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術先主刺昇州齊丘因騎將姚克贍得見陪燕獻詩先主奇之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亂常參秘畫因說先主講典礼明賞罰礼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

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匕著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貪躁褊多怒議或不合輒拂衣起告去先主追謝之乃已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親子執國政先主聞之亟欲求出齊丘[illegible][illegible]之議而義祖卒先主柄其自殿直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丘自以資

望尚淺或不爲遠近所服乃謁告歸洪州因九華山累請致仕不許時中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以吳帝命命中主辭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出主出鎮金陵以中主入輔委齊丘左右之初先主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非晚屬吳主謙恭無失德先主懼羣情未協欲須嗣君與齊丘議定已而都押衙周宗揣知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告齊丘齊丘黙計大議應自已出今若遽行

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宗夜飲亟走書
切諫先主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以
危言怵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亦悔將從
之徐玠固爭幾黜宗池州副使玠遂與李建勳
等極言天人之望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
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關預從容而已
[illegible]而齊丘國建勳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illegible]
[illegible]周本[illegible]長[illegible]詔至擇日受代齊
[illegible]室元勳今日[illegible]地

矣獨稱疾卧家不預勸進先主既受禪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先主優容之嘗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先主卻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宜有此齊丘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從楊

氏之族于遠郡乆之表言倫位宰相不當不問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先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已而先主怒觧謂左右曰齊丘有才特不識大體耳朕豈忘舊臣者命吳王景通慰問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寖復委任兼知尚書省命與他宰相更日入閤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来齊丘陰謀間契丹俾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請厚礼其使遣還至淮北潜令人剌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

盜庫金數十萬特判傳輕典先主命寘重法齊立慚稱疾求罷許之遂不復朝謁先主遣使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與宴飲齊立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先主怒曰太保祕以游客干朕令為三公足矣齊立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逐引去先主頗悔明日下詔曰朕之禍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侈麗坊中居人皆使脩飭

垣屋人不堪其擾祈其赴鎮先生曰衣錦晝行古人所慕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中主郎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覺中主亦以爲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宗宗遂訴於中主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快快去乞歸九華舊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中主欲傳位晉王景遂諮景

綜庶政惟魏岑馮延巳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論不可曾言者益衆中主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言于齊王景達曰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言于中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爲名於是遣馮延巳召之不起繼使景達持詔往始承命造朝拜太傅中書令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久之得預政益輕財結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召李弘

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中
主怒欲誅之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獲容
保不死方且歸咎于同事將領任私黜之中主
不悅後使出鎮洪州周侵淮南或言齊丘造國
手宜召歸謀難乃徵爲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
進封楚國公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
兵屯淮泗擇偏裨可將者帥之周人未能測虛
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餉艱阻師老食匱
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中主

昭揑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胡銓同上奏
及明年丘月周兼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宜
■邀擊可以得志且徼其後齊丘乃謂擊之
益深不如縱之以爲德由是周丘皆聚于正陽
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
李徵古同任樞密皆齊丘黨與躁妄專肆取嫉
上下自度事定必不爲群臣所容倘齊丘專大
柄則可得肆志乃共乘間言艱危如此非宋公
莫克再造陛下宜以國事委齊丘俟事定還政

中主意謀出齊丘大鄭之會鍾謨使還挾周以爲己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婁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懐非望且黨與日衆謀不可測中主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于賣國放歸九華山勑鎖其第穴墻給食家畏坐誅斯亥于守者報以朝旨須令公捐館汝輩乃得食因諭于其妻共縊殺之一頓縊嘆曰吾昔獻謀幽讓皇之族于泰州宜其及此謚曰醜繆初齊丘用啓事投贄有云城上之

鳴〻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〻秋風續
緒又云豈堪憂悒萬端無奈飢寒二字識者占
其必殍死至是如其言齊丘既殆中主於燕居
恒見其爲厲叱之不退因遷南都後主立召其
家還金陵廩給頗厚

論曰鍾謨自周歸首理李德明之怨而齊丘
因以得罪世因言周世宗欲取江南憚齊丘
機權故令謨間之齊丘遂以罪死此殆當時
揣摩附會之言非事實也以世宗之英武豈

悍齊丘者哉然齊丘好權利喜聲勢幟徒黨矜虛造譽矜已護前躁悻熱中詭譎自用富貴滿溢恬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要其行已有死之道然以窺伺篡竊為之罪則亦過矣行年七十且無子族寡竊將奚為哉談者謂江南精兵十萬長江天塹飛湍千里可當十萬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當夫周師南侵使中主獨任齊丘展尺籌策亦未必遽能決勝威敵者然

則其自詭亦徒虛声恐喝而已昔之論齊江者愛憎匪一于故述鄙見以俟後之折衷者

天水記傳卷第四

吳興陵憲

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大廣陵人少孤窮事先主爲給使謂於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于四方輒稱職敏可仗恩顧日洽先主鎮金陵爲都押衙時居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徙都統府于古臺城都教練使孔昌祚任營搆府成爲屋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丈先主已徙

居且迎讓皇矣宗許諾曰若三上言還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興矣先主納之託以歲行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謀議齊丘始忌之一日先主臨鏡理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柰何宗適侍側悟微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以大議自宗發巳頗出其後留宗與飲而走騎以手疏切諫先主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險辭動先主請斬宗以謝國人先主將從之徐玠

國爭亭乃已但黜宗約池州副使王乃與宋齊
動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襍
戢禪代已訖宗趍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先
主嘗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歡宴于崇英院道
舊爲樂然待宗尤親厚不以重務嬰之宗亦能
澹然畏遠權勢居家謹儉故齊丘輩雖日譖之
不能害久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有俞文貞者
早遊先主幙府宗及馬仁裕皆嘗趍走左右及
是文貞猶爲巡官方旅見輒問曰馬押衙無恙

宗曰馬相公已鎭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户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無忤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中主親爲揩襆頭脚以表殊礼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馮延魯爲代會周師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東縛桎梏僅得免死時人益以宗享有終始爲異俄而病卒年七十一宋齊丘特奉賀詞[illegible][illegible]哭曰君大[illegible][illegible]得時去亦

得時中主聞之不平宗二女相繼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

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鍠不去會

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鍠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

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愈

人皆異之鍠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

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必大貴吾以爲汝功郎擲弓矢就執武王郎拜德誠潤州刺史在州日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時義祖擅兵疑有変立遣二千人渡江平明入城彈壓即日徙德誠江州狼狽就道至州猶慮說間遣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曰有子如是非爲悪者也以女所謂廣德公主者妻之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先主受禪

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楚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先主命宮人逆勞于道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昪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建勳顯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家世將相建勳又壻于義祖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

所與交皆寒畯士表馬耳具而已先主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中猶輔政視他相最久先主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逮勲無引退意會有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先主雖允然未出命也逮勲遣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逮勲擅造制書歸怨於上先主得奏適會本意乃降詔

曰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姻戚靡循紀綠稔時彝章其罷歸私第妻廣德公主剛果多智入謂先主曰吾父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若此先主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之未幾復相中主嗣位每聽朝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於是中外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寛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乃可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構也出爲撫州

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
金帛贖俘掠還諸民方隅稍靖及出師平湖南
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于此矣召拜
司空稱疾乞骸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
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甚
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
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
間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
葬宜從儉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斵之禍保大

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家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竟免於禍初宋
齊丘嘗國深忌同列以所推遜至獨稱建勳曰
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知不壽而適意于山水意後禍
而鏟跡于丘墓可謂智矣然其佐朝月位則
台鼎親則肺腑婉然立于羣柱閒卒無一言
以聳上聽至於福州喪師湖南失土周人告
釁皆心知其危而身外其事回視國家大計

若於已無預者其智周于一身而未嘗有一毫及于其國誠一具臣也矣方區區請出金帛贖還俘虜貧婦人之仁哉

周本舒州宿松人吳南郡太守瑜之後瑜卒葬宿松子孫居其旁近者猶數十家本以孤貧有勇力嘗獨格乳虎吳武王起淮上本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銳不避矢石身無完膚遇戰罷輙燒鐵烙其瘡食飲言笑自若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耻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之本曰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麾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進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声援耳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

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信州刺史危仔倡等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初本之赴援急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少待之何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未戰而先潰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

踊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佯爲棄輜重走乃
伏以待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尽殲其衆
唐莊宗入洛呉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
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鎮壽州改廬州
拜安西大将軍加中書令本不知書然能尊礼
賢士遇僚佐濶略勢分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
才惟軍旅事若生知者先主將受呉禅徐玠周
宗等以本名位隆重諷使率群臣勸進本已昏
老子祚惧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

親曰我受吳王厚恩今老矣安能復推戴異姓乎先主既受終以本預佐命封西平王吳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亟欲出見祚固拒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來柰何不使我見祚閉固中門令外人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發疾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屩事吳武王位至使相豈無所遺乎既卒太常准令廢朝三日先主以

本舊將令講求優典礼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長子鄴

鄴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嶮阨被圍垂殆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先主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㬥猛狠戾常蓄飛揚之志先主以本故優容之聞溧陽公楊濛被誅嘆憤逾月國人咸多其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

六年卒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之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仁裕生紫氣充庭数歲學兵法通大意既長以軍戎隷先主左右與周宗曹悰俱爲先主親吏日見委信唐天祐十五年徐知訓專制楊氏驕淫失衆心朱瑾因國人怒誘而殺之時先主鎮潤州仁裕自廣陵絶蒜山渡馳告先主因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自是事權一歸先主仁裕先事之

存□多及先主鎮金陵仁裕猶從□□周宗等禪代之謀宋齊丘以其擅功閒之先主請斬宗以謝中外先主將從之仁裕遂從玠共爭宗獲免因與玠定議決日行禪會宗從不戢且諷李德誠周本等勸進先主受禪心德仁裕等嘗禮益厚嘗宴勳舊于天泉閣仁裕以舊恩特預礼数恩命與本及李建勳將來幾復宴齊丘及宗于崇英院獨仁裕與俱道舊爲樂他將相莫得預然仁裕能避遠形迹斥外權勢終先主世雖

寵任殊遇而過咎不聞人謂其善保富貴歷官
廬州節度使方議召拜遽嬰疾而卒
徐玠者或云温族子也工揣摩善押闔初仕廣
陵爲温行軍司馬嘗密說温曰居中輔政豈宜
假之它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先主皇恐乞罷政
事俄而温卒知詢奔還金陵玠知、詢終必敗
乃反効謀于先主誣知詢以罪徙爲左統軍自
是專爲先主心膂及齊國建玠行相事周宗自
金陵至東都以禪代事告宋齊丘齊丘以大議

原缺

唐餘紀傳卷第六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二

刁彥能初事徐溫爲親吏先主與知訓不相能知訓屢欲害之彥能雖隸知訓然心右先主知訓召先主飲伏壯士將殺之彥能戰行酒至先主以手爪掐之先主悟起走乃免後先主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于山光亭又欲加害知諫以其謀告先主先主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彥能

使追殺之及于中途縱使逸去還白知訓詒以
不及由是卒免後先主受禪彥能以保護功拜
撫州節度使在任未替病卒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婿于義祖歷
官百勝來安二鎮節度使廬陵民尚氣喜訟以
輸實者爲法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
貸訟爲衰息保大初陳覺擅兵攻福州朝議遣
援以崇文爲招討使時沮於覺與馮延魯節制
不一竟致喪師建州反側崇文安集之民免於

亂久之徒鎮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閲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数十間忽崩声震数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闕失言涉不諱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地属勳舊尽言賈怨在古人不免况嗣君新服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然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游簡言建安人父恭唐末第進士仕楊吳爲別駕遷員外郎卒于任簡言因居廣陵少孤力學用薦者入先主幙府先主鎮金陵俾充記室簡言文告皆其掌治齊國建戢內史舍人一時典册皆出其手筆事任與殷崇義等及先主受禪以舊恩遷翰林學士未幾進吏部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簡言徒以舊人存登揆席在位循默充位而已卒年五十六謚宣靖

杜業不知其家世初仕吳末顯入唐漸膺事任

書先主時以兵部尚書兼樞密使業有心計乃
攉变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先主甚寵任之妻張
氏悍妬殊甚室絶姬媵業憚之如嚴親然先主
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内庭諭之曰業今位望通
顯得置側室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涕
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陛下所籍者駑力
未竭耳況其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於深損將憐
於任使此誠難於奉旨也先主大以為賢亟加
奬嘆以銀盆綵段賞之業後仕亦不遠至竟以

勞悴卒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仕爲陜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塩城令有治績先主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先主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强豪屏迹進禮部侍郎自以起踈遠遭時被知得盡已

感慨自書時未設貢舉士大夫書論事者
有司第其優劣隨才收録主者或藻鑑不明
通賕䝉謝往往賢否倒置公論靡愜先主鑒
其弊悉以委延翰號為公審戢兼選事務進孤
平吏不能為奸利中主輔運朝政細大悉以委
屬公心直已慰愜時望中主每謂人曰張君議
論公正處置悉有條理吾得傾心倚之由是六
司綜領殆遍朝寄倚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將年總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晩屬疾益侵不

復能治事先主以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徐游初名景游知誨子以義祖故於朝家為宗室游雖家世貴游然頗尚文學居常與文士輩游從中主於北苑水心創清暉殿游與張洎為學士入直其中尋進太子太保後主時昭惠后卒繼冊其女弟為后時經喪亂王者婚禮未有習聞者後主命徐鉉潘佑與禮官參定互相矛

人請久不決後主令游詡[illegible]
游希旨奏佑議爲長月餘游柄直欲恚其不主
已議乃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後主於清
暉殿後別闢一院劉澄心堂游與兄太子太傅
景遼居其中用其猶子元楀元機等爲員外郎
掌其機事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書樞院皆同
散地及宋師圍城頻降御札移易兵將密院不
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砍營分兵署
字不知何往皆出於澄心堂直承宣命謂之澄

心堂承旨率游等爲之也初中主喜浮屠雖供佛度僧未至甚溺後主嗣立佞佛酷甚部下贍僧踰萬人造塔建寺日有供施游投合主好尊主其事國用耗損不顧也緣是帑藏空虛遂成疲獘論者謂江南亡游不能無責語在他傳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先主爲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南唐内帑别藏也自楊氏開國淮南〻唐禪繼江淮之間久不用兵視他國最爲饒富山澤之利歲入不貲先

主有志四方專務儲蓄以備兵用由是一金寸物不妄費其錢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屏障以表奏聞先主書其後云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不得妄費以竹作障可也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尽勾校李勲獨任其間出納藏置係其掌握於是公肆撓竊及孫大後貢奉事與倉猝取辦愈得肆爲姦利承勳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於都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数十輩每置一妓價数十萬教以藝又費数十萬嘗

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號稱豪俊未能過也保大末國勢益弱財用窘耗雖坐其君臣用度過奢奉佛無藝然考論蠹弊抑亦承勳與其同事者盜國之咎爲多初杜業在先主時以有心計掌國財賦業能撿身奉公爲國蓄財用是保大初帑藏充實閩楚用兵不聞乏興及承勳輩用事乘時攘盜國家經費日蠹月損而不知於是南唐經國之制先主節財之政蕩乎廢矣後主末年至鑄鐵錢以贍國掊民絹以充貢論者頗

恩業之體國而斥承勳爲盜臣之靡云先是與
平荊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承勳默計後
主終必亡國欲自結中朝爲異時地乃請行潜
自長沙抵迎鑾千艦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
及國亡承勳歸宋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
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帑欲久客無資裸袒
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唐餘紀傳卷第六